



這個世界,總有你不喜歡的人,也總有人不喜歡你。這都很正常。而且,無論你有多好,也無論對方有多好,都苛求彼此不得。因為,好不好是一回事,喜歡不喜歡是另一回事。

刻意去討人喜歡,折損的,只能是自我的尊

生命里,總會有一朵祥雲為你繚繞

作者:莫言

嚴。不要用無數次的折腰,去換得一個漠然的低眉。紆尊降貴換來的,只會是對方愈發地居高臨下和頤指氣使。沒有平視,就永無對等。

也不要喜歡和不喜歡上,分出好人和壞人來。帶着情緒傾向的眼光,難免會陷入偏狹。咬人的,你不能說它是壞狗。狗總是要咬人的,這是狗的天性。也就是說,在盯着別人的同時,還要看到自我的缺陷和不足。

當然了,極致的喜歡,更像是一個自己與另一個自己在光陰里的隔世重逢。願為對方毫無道理地盛開,會為對方無可救藥地投入,這都是極致的喜歡。這時候,若只說是脾氣、情趣和品性相投或相通,那不過是淺喜;最深的喜歡,就是愛,就是生命內里的黏附和吸引,就是

靈魂深處的執着相守與深情對望。

這是一場詭秘而又盛大的私人化進程。私人化的意思就是,即使無比錯誤,也無限正確。有時候,你的無數個回眸,未必能看到一個擦肩而過;有時候,你拿出天使的心,並不一定換來天使的禮遇。如果對方不喜歡你,都懶得為你裝一次天使。誰也不需要逢場作戲。儘管,一時的虛情假意,也能撫慰人陶醉人,但總會留下搪塞的痛,敷衍的傷。

所以,這個世界最冒傻氣的事,就是跑到不喜歡你的人那里去,問為什麼。不喜歡就是不喜歡了,沒有為什麼。就像一陣風刮過,你要做的是,拍拍身上的灰塵,一轉身沉靜走開。然後,把這個不喜歡自己的人忘掉。

一個人風塵僕僕地活在這個世界上,要為喜歡自己的人而活着,這才是最好的態度。不要

在不喜歡你的人那里丟掉了快樂,然後又在喜歡自己的人這裡忘記了快樂。

勉強不來的事情,不去追逐。你為此而累的時候,或許對方也很累。你停下來了,你放下了,終會發現,天不會塌,世界始終為所有人祥雲繚繞。

誰都在世俗的泥淖里撲騰着。有的人天生是來愛你的,有的人是注定給你上課的。你苦心經營的,是對方不以為意的;你刻骨憎恨的,卻是對方習以為常的。喜歡與不喜歡之間,不是死磕,便是死掙。然而,這就是生活,有貼心的溫暖,也有刺骨的寒冷,不過是想讓你的人生變得更加豐富,更加完整。

在遼闊的生命里,總會有一朵或幾朵祥雲為你繚繞。與其在你不喜歡或不喜歡你的人那里苦苦掙扎,不如在這幾朵祥雲下面快樂散步。

張大千有幾方印記是我喜歡的,如“三千大千”“大千好夢”等,而我最喜歡的一方是“別時容易”。

大風堂收藏的書畫皆是名作,尤其是石濤、八大山人的作品。這些作品曾經多從大千先生手上流散出去,因此凡從大風堂流散出去的作品便大都鈐有“別時容易”的印記。

對一個精于鑒賞的人來說,一旦不得已要將自己收藏的珍愛之物拱手讓人時,就有難以言喻的感慨。這一方小小的“別時容易”,雖然鈐在不起眼的角落,卻使我感到一種愛物如人的傷逝之情。

我自己是不收藏東西的。藝術上的珍貴之物,經歷了久遠的年代,也仿佛是久經劫難的生命,常使人產生痛惜之心。不知道是不是因為懼怕這痛惜,我對一切人世可眷戀的美好之物,寧願只是歡喜贊嘆,而無緣愛,也無緣佔有吧。

納蘭容若有一句詞說“情到多時情轉薄”,我想是可以理解的。

小時候,我其實很有收藏東西的癖好。一些本來微不足道的小物件,如玻璃彈球、朋友的信、照片、卡片等,因為保存了幾年,重新翻看把玩時,似乎就有了特別的意義,使人眷戀珍惜。而每次到抽屜堆滿,不得不清理掉時,便有了難以割捨的痛惜。

我們能有多大的抽屜,去收藏保有生活中每一件瑣屑之物中不捨的人情之愛呢?

幾次的搬移遷動,在地球的各個角落暫時棲身,讓我終於習慣了“別時容易”的心情。

“別時容易”也許是從李後主“無限江山,別時容易見時難”脫胎出來的吧。但是,去掉了頭

尾,截出這四個字來,鑄成圖章,便仿佛多了一層諷喻。把這樣的一方印記,一一蓋在將要告別的心愛之物上面,那些在人世間流轉于不同眷戀者愛撫之手的書畫,也似乎是有滄桑之感的生命了,使人痛惜,令人不捨啊!

小時候有收藏東西的癖好,其實也是因為東西實在不多。在物質貧乏的年代,往往一件東西可以用好多年,那從儉省而生的珍惜,最後也就成了一種對物件的不捨之情吧!

隨着物質的繁盛多餘,有時候不經意地捨棄一件東西之後才發現,原來物質的富裕已經變成了對物的薄情了。

在許多以富裕繁華著名的大城市中,每天夜晚都可以看到堆積如山的垃圾,各種尚且完好的傢具、電視機、冰箱,質料

細緻的服裝等,都被棄置路旁。我行走于那些街道之間,留戀于那月光下悽然被棄的物件,感覺到一種大城市的荒涼。是因為富裕,使我們對物薄情;是因為對物的不斷厭棄、丟擲,造成了這城市中 人與人的薄情嗎?

工業革命以後的大城市真是荒涼啊!彷彿在繁華最盛的時刻已經讓人看到了以後的頹圯,彷彿所有的富裕都是為了把現世裝點成一個廢墟。

我不再收藏東西,不再保有太多東西,不再執着于情愛的纏綿,也許正是害怕那對物、對人的薄情吧。

我願意,每一次告別一事、每一次告別一物時,仍然有那“別時容易”的痛惜。有許多遺憾和悵惘,也有許多歡意和祝福。

大千世界,所有與我相遇的物與人,容我都一一鈐蓋這“別時容易”的印記吧!



斷·捨·離

作者:武寶生

最近,日本有一位名叫山下英子的女子,針對當今物欲橫流、攀比炫富的世界,提出了一種相逆的簡潔生活主張:斷、捨、離。她的主張獲得了衆多粉絲的追捧與支持。

簡單地說,斷,就是不該買的東西堅決不買;捨,就是儘快清理你的所有物品,

該送人的就大大方方地送人,是廢品的就當廢品賣掉,該扔的就痛痛快快地扔掉;離,就是告別那些可用可不用的東西,與之果斷決裂,一刀兩斷!

斷、捨、離,像三記重錘將我這個老頭子猛然擊醒!

首先,映入我眼帘的是靠牆而立的 8 個書櫃。里面擠滿了各種圖書,有多少本,我從來

沒有清算過。這些書,大多是自己花錢買來的。但是,大概有 4/5 的書我從未翻過,更未看過。

想起芥川龍之介的一段人生小插曲,我心里一陣傷感。一天,芥川龍之介突發奇想:在自己的餘生里,究竟還能讀多少本書呢?他經過計算發現,最多能再讀

幽默

訓 狗

今天在家訓我家狗狗,訓完後老公心疼地走過去,對狗狗語重心長地說:“哎呀,你怎么敢跟老虎斗,你是一只狗啊!”

執不可忍

因為和老婆吵架,我在門外已經坐了 3 個小時了,誰怕誰。但是就在剛纔,我終於忍不住踹門進去,果斷跪在了鍵盤上!“吵架就吵架,你改什么 Wi-Fi 密碼?!”

下 輩 子

今天,我深情款款地問老公:“下輩子你還娶我嗎?”他剝著大蒜,半天沒抬頭,“我下輩子準備做女人。”

砍 價

門口賣拖鞋的大媽真是個冷艷的女子啊。我問她拖鞋多少錢一雙,她說 20 元。我說 10 元行嗎,她說行,你要左腳還是右腳?

倒 貼

過年時,有人會倒著貼一個“福”字,寓意福到了。於是,我就寫了個“錢”字,也倒著貼上了,寓意錢到了。

老婆看到了問:“誰貼的?”“我呀。”結果,我被老婆揪住耳朵一頓教訓,她吼道:“我讓你倒貼錢,我讓你倒貼錢……”

領 悟

給姪女講小紅帽的故事,講到小紅帽用她的智慧成功地把奶奶從大灰狼的肚子里救出來時,我問姪女領悟到了什麼。

姪女說:“吃東西要嚼碎……”

天 空 飄 來 六 個 字

剛纔去鄰居家串門,他家 6 歲的小正太突然從屋里沖了出來,沒站穩摔倒在 地上。眼看就要哭了,我趕快哄他,他爸把我攔下來,對小正太說:“喂,勇敢點啊,天空飄來 6 個字!”我正納悶呢,沒想到小正太晃晃悠悠自己爬起來了,撇著嘴、眼里含著淚大喊一聲:“這都不是事兒!”

上 路

一閨密下決心考駕照,考之前就想好了新手上路時要用的“法寶”。什麼“我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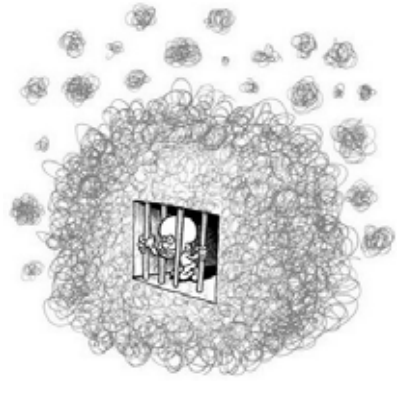
是新我怕誰”之類的都弱爆了,她這麼寫道:我上路了,你也想上路嗎?

送 點 什 么

在手機專賣店看好一款手機,跟美女店員砍價半天無果,最後忍痛買了下來。

臨走前,我心有不甘地問道:“美女,買了手機送我點什麼吧?”

美女一愣,淡淡地說:“我送你出去吧。”



罐子裏的笑話

作者:[美]海森·斯通 朱 思編譯

奧莉薇和我有一個餅乾罐。它大約 1 加侖大小,是我們結婚那年的一件聖誕禮物。奧莉薇提議吃完餅乾後留下它來裝笑話,無論是誰看到一個有趣的笑話,就把它寫到一張紙條上,摺好,放進罐子里。遇到哪天情緒低落、消極或者生氣,或者任何需要振奮精神的情況,我們就打開罐子,取出一張紙條,大聲地讀笑話。

度過了七年美好的婚姻生活,我們放進罐子里的積蓄遠比取出來的多。我們當然不是永遠無憂無慮的,但大多數時候,總可以找到解決問題的辦法,不需要藉助罐子里的笑話。不知不覺間,我們把滿滿的罐子挪到了櫥櫃最頂層,再沒打開過。

然後,奧莉薇被診斷得了癌症。那天晚上,相擁而泣之後,我們打開罐子。

一個笑話還不足以驅散籠罩在我們身上的憂鬱。我們又拿出另一張紙條大聲讀著。奧莉薇僅僅輕輕地點了點頭,嘴角顯現出微笑的痕迹。我又讀了一個,這次,奧莉薇笑

了。那一夜,我們一個接一個地讀著這些年來收集的笑話,幾乎消耗了罐子里三分之一的積蓄。隨後的日子由約診、化療和祈禱構成。但是這些都未奏效,奧莉薇的病越來越重了。

我眼見曾經活潑快樂的妻子日漸消瘦和蒼白。她吃不好、睡不着,唯一能夠讓她忘掉病痛的時候,就是我們從罐子里取出一個笑話的時刻。奧莉薇最後虛弱得都不能夠朗讀了,所以都是我讀給她聽。我每天都給她讀一些笑話,幫助她入睡,讓她能夠吃下些東西和暫時忘記病痛。

罐子漸漸空了,我開始自己找些笑話補充。然而,還是趕不上它消耗的速度。

當奧莉薇被送入重症監護室時,我們都知道這意味著什麼。但是妻子似乎比我更加從容,我坐在她的床邊給她講笑話時,她總是微笑着,這讓我很受鼓舞。有她在我身邊,我感覺平靜和幸福,我多么希望能夠一直如此啊。

一天,我把手伸進罐子,觸到了罐底。我還沒意

識到里面幾乎空了。奧莉薇那天幾乎一直都在沉睡,當她醒來的時候,她試著向我伸過手來。我握住她的手,問她需要什么。她問我罐子里還有幾個笑話。我告訴她還有兩個。

“你現在想要聽一個嗎?”我問。

“好的,親愛的。”

我讀了一個,她笑了。我想把手伸進罐子取最後一張紙條。但是她輕輕握了握我的手,阻止了我。她說:“現在不要。”

“你想要什麼時候聽呢?”

“以後再說。”

我點點頭。

“我愛你,親愛的。”奧莉薇說。

日本動畫大師宮崎駿說,曾去醫院探望朋友,朋友伸出手要握他的手。他一如平常去握,也沒多想,握完就把手放開了。離開醫院不久,就接到電話說那朋友去世了。他很震撼,也很愧疚。他忽然體悟到,也許在握手時,朋友已自覺即將死亡。

所以那次握手,是生離死別的接觸。如果早點知道,或許會好好抱住他,多陪他一會兒,給予他更多的安慰鼓勵。可當時並未意識到這一點,就這樣不清楚地錯過那寶貴的瞬間。

很多病人在臨終前是有預感的,但他即便說了出來,朋友也會禁止他,好像說個“死”字就很不祥似的,避忌反而讓人錯過一些重要的時刻。那時刻,需要親人朋友圍繞身邊。就如一個人搭飛機到陌生的地方,內心惶恐,

希望至親送機,結果大家都拒絕送機,那種遺憾可想而知。

在病情危急時,人們想到的是趕快呼叫醫生,親人迅速走開以免阻礙急救,卻沒想到

真正重要的是醫護人員應全部撤離,讓親朋好友多陪他一會兒,講些最要緊的話。

死不算什麼,只是先走了,還會見面的。看多了死亡之後,宮崎駿建立了自己的生死觀,希望死前能好好跟大家打招呼,把大家都找來,說聲“辛苦了”或“謝謝”,也希望這種臨終的告別,能形成一種文化。

他的力作《起風了》,片中女主角菜穗子得肺結核不治,卻超越時空,在丈夫的夢中揮手。生死的界線被模糊化,死只是過程,毫不可怕。